



重刊會真記辨序

者記西廂男女之事實

作說者謂即微人所行

王性

歲月

也然

正直



恃義

風流

出傳

蒸則

有欲梓而

之何耶曰為世教計也蓋人之
善惡存乎心而感人之為

惡存乎言故箕子陳皇極之敷言

以亟戶必戒之以私吾夫子

唯鄭衛淫奔之風

志嗚呼敷言之

師宿儒尚有不

又作為戲文

義程嬰紆

以模寫人

唱舞之際觀

才無不感悟若

淫其事亂是固

與詩之所謂變風

乃道其實者世之人

或平居之暇閒而賓客之宴會而

江月

洒落多用

其情寄其

與觀聽者正者勵邪者

有將不覺其暗然

下也夫萬化莫

賦於男女於此

義而友行雖

基詩曰刑

于家邦益
諸彼者興也

有耶是記板行

遇判青郡事負

付心世教按牘雖

得凡學校以及問閭一

行二不關於風化者無不究意迺

和治壬戌公按茲邑一日進子等

詢邑之文獻所出同僚張君廷貴

殿語及此公取而閱之曰我

朝名卿先生作伍倫全備記以風

化天下特假姓而托事耳是記獨

不可以存世戒乎遂遺跋語申其

意而捐所費續銀梓以傳仍命廷

貴董梓事暨予言以弁諸首簡予
非善鳴者噫公命也烏乎辭
弘治癸亥春三月朔鄉貢進士署
臨朐教諭事東陽郭基謹序

會真記

河南元

稹撰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素
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優雜其間
他人或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
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
知者詰之謙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
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
之六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

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沚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八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

將天子命，不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厚以命張中堂，待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于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息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曰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三常服。

粹容不加新飾鬟垂黛接雙臉斷紅而已
頰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
荀以鄭之抑而見也疑聯然絕若不勝其
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
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
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
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
若數日某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
歸張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

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
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
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生曰於始自孩
提性不苟合或時綺綺間居曾莫留盼不
謂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
敗日來行息止食忘飯恐不能逾旦莫若
因媒氏而娶納承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成
於稅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
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

謀自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
怨慕者久之君試為諭情詩以亂之不然
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
及以紅娘復至持綵笺以授張曰崔氏命
也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
廂下迎風力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
來張亦微箭其首是夕歲二月初四日
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甚盛可踰既望之
夕張因倚其樹而偷聽其言則夕生

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娘駭曰誰
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箴召我矣爾
為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
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女至則端雅
灑容大數張曰凡之思活我之家厚矣是
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
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
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
寢其詞則他人之竅不義明之於母則誓

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妾又懼不得發其
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難
見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
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
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
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
歎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
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拔
日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伺俄

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
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甫有
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林張生飄飄然
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
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
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
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靚妝在臂香在
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衽席而已是後又
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

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
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
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
則曰知不可柰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
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
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
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
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
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

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
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付張
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遠
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鍾衣
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
數矣以是愈感之張生俄以文戰之則又
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
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
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

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意也則沒身
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
君既不擇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爲
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旣君此誠因
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恣亂
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呼歎款崔亦遂止
之投琴泣下流連趨鄭所遂不復至明旦
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遺書
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絨報之詞粗載於此

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
兼魚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
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觀物增懷但積
悲歡耳伏承便於京中就業進脩之道固
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
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
失於誼華之下或勉為語笑間宵自處無
不寂寥乃至夢寐之間亦多寂感咽幽離
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寃

又斷雖半余如煖而思之甚遠一昨拜辭
條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
不忘幽微眷念無斃鄙薄之志無以奉酬
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在鄙昔中表相因
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情兒女之心
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
之拒及薦挑席義盛意深愚幼之心永謂
終託豈其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
獻之羞無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

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白猶生
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為
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
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蓋
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
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
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
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
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王之貞榮忘

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
永以為好耳心獨身選拜會無期幽憤所
鍾千其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
佳真言自保無以鄙為凍命生敬其書
於所知由是詩人多知之所善揚巨源好
屬詞固為賦崔娘詩一施云清潤潘郎玉
不如中庭蕙雪銷初風泥才子多春思
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九菽亦續生會真
詩三十韵曰微月透簾掛螢光度碧空遙

天初縹渺低樹漸葱朧龍吟庭竹驚歌
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
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入悄悄晨會兩
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殿行絲
羅帳掩丹缸言自瑤華浦將朝碧帝宮
因道黑城北倘向龜來家東戲調初微
拒柔憐已暗通低舞蟬影動迴步玉塵
蒙轉面
西化雪
愁托綺叢
鶯鶯交頸舞
翡翠合歡
簪眉鬢
羞頻聚
脣朱煖
更融氣清
蘭並

復嘗則玉肌豐無力懶移腕多嬾發歛
汗光珠點點髮亂綠鬆鬆方喜千年會俄
聞五夜窮雷運時有限纏纏意難終慢臉
含愁態芳詞誓素裹贈環明運合留結表
心同啼粉淚清鏡殘鑪透暗蟲華光微
猶冉冉旭日漸瞳瞳驚乘還歸洛吹簫亦
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幕幕臨塘
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
海闊誠難渡天高不易冲行雲無定所蕭

史在機中張生之友問之者莫不聳異之
然而張亦志絕禎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
生曰大凡天之所合尤物也不妖其身必
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
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
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
而一女子取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為天
下僂矣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氏已委身

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乃因其夫
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
出張德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
章詞曰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
牀不為傍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竟
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
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
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
多許張為善補過者也余嘗於朋會之中
往往及此意者僕夫知者下為為之者不
感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
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歌以
傳之歌載李集巾

會真記終

會真記附錄一

鶯鶯歌

李紳公垂缺

次會真詩三十韻 杜牧牧之

鸚鵡出深籠 麒麟步遠空
 拂墻花颭颭 透戶月朧朧
 暗度飛龍竹 潛挨宿鳳桐
 松篁搖夜影 錦繡動春風
 遠信傳青鳥 私期避玉童
 柳煙輕漠漠 花氣淡濛濛
 小小釵簪鳳 盤盤髻縮龍
 無言歌寶枕 赧面背銀缸
 姑射臨仙闕 嫦娥降月宮
 精神絕趙北 顏

會真記附錄二
傳奇辨證

汝陰王璽性之

嘗讀蘇內翰贈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
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
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
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
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邱下登科既先二
年矣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

知張生果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為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志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耳目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另有他本然細味微之所叙及考他言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恃於素者多託之於鬼

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去見別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以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叙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志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歲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轉詩言生妹知又韓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文作壻常氏時微之始以選為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微之始中書

時按萃按校書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子
郎年二十四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
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
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
寧寧定尉鵬亦娶鄭氏女則鶯鶯者乃崔
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
為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
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
首其間皆隱鶯鶯字傳以奇言生立綴春詞二
即此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

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法絕詞夢遊
春詞前叙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及叙鶯鶯
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詩云當年二
律門正紀
出八
其詩多言雙文意
謂一鶯字為雙以也并書於後使覽者可
考焉又意古艷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
之無疑八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
階翠墻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說
迤注昔子賦詩云為見墻頭拂面花時唯

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

源交善日課詩傳奇云生發其書於揚知

源一絕崔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為

微之無疑况於如是之衆耶然必更以張

主考張豈元與張氏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為命氏本同所自出邪

論考合間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

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

而後已嘗謂積千載之書而際下裁之

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

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

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

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

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源字自放

不中禮義然名輩流風流風一作餘韻照映

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士臻此者特鮮矣

雖巧為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

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覆抑揚張而明

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
當詳載於後云

微之古豔詩

春詞二首

春來頻到宋家東
垂袖開懷待好風
鶯藏柳暗無人語
惟有墻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草樹光
嬌鶯不語趁陰藏
等閒弄水浮花片
流出門前賺院郎

鶯鶯詩一首

賺贈

凝紅淺碧舊衣裳
取次梳頭暗淡妝
夜合帶煙籠曉日牡丹經
雨泣殘陽依稀似笑
還非笑彷彿間香
不是香頻動橫波嬌
作不語等閑教見小兒郎

離思五首

自愛殘妝曉鏡中
銀釵鬢髮綠絲叢
須臾日射燕脂頰
一朶紅酥旋欲融
山泉漫散繞階流
萬樹桃花映小樓
閒讀道書慵未起
水精簾下看梳頭

紅羅著壓逐時新
杏子花紗嫩
麴塵第一
莫嫌寸地弱
些些紕繆
寂宜人
曾經滄海難為水
除却巫山不是雲
取次
花叢懶回顧
半緣修道半緣君
尋常百種花
齊發偏摘
梨花與白人
今日
江頭兩三樹
可憐裊葉度殘春

春晚一首

半欲天明半未明
醉間花氣睡聞鶯
蛙兒
減起鍾聲動
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決絕詞三首

乍可為天上牽牛
織女星不願為
庭前紅
槿枝七月七日
一相見故心終
不移那能
朝開莫飛去
一任東西南北
吹分不兩相
守恨不兩相思
對面且如此
背面當何如
春風撩亂
俯勢語此時
拋去時握手
苦相
問竟不言
後期君情既
決絕妾意亦
參差
借如死生
別安得長
苦悲
噫春冰之將泮
何余懷之獨結
有羨一人

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况三
年之曠別水得風子小而已波筍在苞子
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
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皓皓之
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觀淚痕之餘血幸他
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
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
彼此隔河何事無
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沈結那堪一年事長

遣一宵說但感久想思何暇暫相悅虹橋
薄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鵲性遲回死
恨天鷄識時節曙色漸曠曠華星次明滅
一去又一年一作年年何時可徹有此
迢遞期不知生死別天公隔隔既是妬相
憐何不便教相决絕

雜憶五首

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總侵已上牀憶得
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聞香

花籠微月竹籠煙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
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秋迂
寒輕夜淺繞回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
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悵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亞拂低墻半拂簷憶得
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
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褪紅酥

贈雙文一首

三
更無聊曉月行看隨春酥見欲銷何因
青垂手作手一首不敢望面腰

夢游春詞

昔歲夢游春夢游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
遂平生趣清冷淺溫人溪畫舫蘭篙渡過盡
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
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鴦池光漾彩
霞曉日初明照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

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幙間
衰回意猶懼閒窺東西閣竒玩參差布
格子碧油糊駝駒紫金鏡巡日漸高影
響人將寤鸚鵡亂鳴嬌吐心生一睡猶
怒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繡紅
茵施張鈿妝具潛寒翡翠帷瞥見珊瑚
樹不見花貌入空驚香若霧回身夜合
偏歛態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收蓮委
露叢梳百葉髻一時世金感重臺履
澁此微紕結八殿頭群翠玲瓏

合歡袴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似
紅牡丹雨來春欲莫夢魂良易驚靈境難
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結念心所
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
雜洽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
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
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自
昏晏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薺玉珮
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

樂天和微之夢游春詩不可使
不知吾者微之知吾者亦不可使
知其旨大吾抵不敏既不使吾子
復其旨大吾抵不敏既不使吾子
盡明其張籍

徵之年譜 節文

二永代宗大曆十四年

是歲徵之生

甲子德宗興元元年

是歲崔氏生

巳卯貞元十五年

庚辰十六年

十一月辛未歲寧王潭城薨于
衛丁文雅不能御軍遂作亂

是歲徵之生年二傳奇言生年二
於今貞元庚辰

辛巳十七年

是歲徵之年二戰三傳奇言生以文
調而去所謂文戰不利遂止京師

氏書所謂春氣多
屬正次年春也

壬午十八年

是歲徵之年二十四以中書判第四
等授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崔已委

身於人生亦有所娶按退之作微校
妻常叢誌曰選婚時積始以選授校
書郎即與微之夢游春詩二紀初
三星度及所謂有所娶之言同

辛亥文宗大和五年

是歲以鄂岳節度使
夢于鎮年五十三

傳奇辨證終

右傳者元微之之所作也或者謂微
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就耳按樂天
作微之母鄭夫人誌言鄭濟女而唐
崔氏譜永寧傳定尉鵬亦娶鄭濟女

命具記附錄三

題詠

詞笑令

秦觀

詩曰

名家有女名鶯鶯未識春光先有情河橋
真亂依蕭寺紅愁綠慘見張生張生一見
春情重明月拂墻花樹動夜半紅娘擁抱
來脉脉驚魂若春夢

曲子

春夢神仙洞冉冉拂墻花樹動西廂待月
知誰共更覺玉人情重紅娘深夜行雲送
因躡釵橫金鳳

詩

趙元

正燕鶯為字聯微氏姓崔非煙宜采畫秀
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
舊紅樹曾與月裴回

跋語

李洞

嘗觀侯靖錄見載崔氏事甚詳誦其詞語

初不經意今得此傳覽未終篇而神意已
馳於蒲東情懷又蕩於西廂矣安得斯人
復生當與弄瑤琴舉白膠酌長安之月誓
西江之水綢繆合歡且話出窓一夜秋風
流未下於昔人也

跋語

彭

余嘗聞世俗論西廂者往往以張生私結
之崔氏永成姻好之禮及觀是傳然後知
微之自作特假他姓以避就耳何初見之

際緘書往來摸情一鳥意至悵至切鳳友鳶
交似有山海之誓豈有一旦難懷別緒形於
言表若秋風隻雁豈置天涯之遠吁微之
寡情有甚於釣者召只魚獵者負獸矣

詩

潘純

月轉西窗戶半開
波微步濕蒼苔
嬌花帶露含紅發
嫩柳舞風雲拂袖
恨錦字詩中傳
密約金徽絃上
訴幽情劉郎
免度成虛夢
卻信文君
契合未

詩

林泉

偶讀微之傳閒吟若索搜當年詩已賦
意彼志難酬
燕燕情何恨
鶯鶯語未休
低低
垂帳幙
肅肅抱衾裯
枕側交鴛頸
釵歌並
鳳頭燈
昏殘焰
短月淡
小窓幽
夜靚驚
虎吠天明
怕崔秋盤
旋理雲鬢
轉時燭
星眸
窺鏡
嫌妝淡
凝脂惜
體柔
逶迤看
舞態
宛轉聽
歌疾
箏急
彈銀甲
針忙刺
綉毬
相如偏
興逸
韓渥
最才優
寄遠書
緘恨
顰深黛

鎖愁畫長心悄悄道阻思悠悠簡述通情
矣琴挑解意不聲悲聞畫角妒冷怯香篝
曲密閨門掩蹉跎歲月適手織藏玉筍睡
醒喚茶甌抱病非閑醉防閑不自由合歡
雖定偶對客更佯羞絨噴拋珠顆裙翻踏
月鈎身冷雞肋瘦香惹蝶媒偷帶綰同心
結衫連把臂遊人間非易得天上亦難求
穿柳過斜巷觀花上小樓髻鬆嬌懶整腕
倦力難樓肌減綠孤悶腰寬為隱憂春風

桃葉渡秋月暮花洲繁只謂歸魚居巢
秋傷敗客字家信嬌總念前情雀非
負張文書海九

誰可度無處不有
如苦壽生兒似阿侯心猿
已過意馬慮遠可贈戕空在釵分股
言雙結香汗膩濕覺淚痕流珠佩槍時
金陵下反投惱心輸李寶紹續效前
南詞蝶戀花射不

果實仙娥生月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
東土墻東流羨盼亂花深處曾相見
歡方有便不柰浮名放遣輕分
多才情太淺等閑不念離人怨

一傳曰唐貞元中
至終帝而罷

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幃寧守
強出嬌羞都不語終綃頻
淺愁紅粉炎灼心絕情無
言

驗水勻新淚汚梅英猶帶春
朝露

三傳張自是感之至立
經書詞二首以授之

憐憐嬌癡情未慣不道看
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
寢忘餐思想遍賴有青
寫香牋論繾綣春詞一
紙芳心亂

四傳是夕紅
疑是玉人來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
青翼鸞來報喜花牋
待

月西廂人不昧簾影地光未戶猶慵閉花
動拂墻紅萼墜分明語是玉人至

五傳張亦微測其旨至於是絕望

屈指幽期惟恐誤恰
到春宵明月當三五
紅影壓墻花密處
陰便是桃源路不
謂蘭誠金石固歛
紅怡聲恣把多才
數惆悵空回誰共
語只心化作朝雲
去

六傳後數而已至望

數夕孤眠如度歲
特謂今生會合終
無計

正是斷腸凝望際
雲心捧得姮娥至
玉困花柔羞收淚
端麗妖嬈不與前
時比入去月斜疑
夢寐衣香猶在妝
留臂

七傳是後又十餘日至張生遂西

一夢行雲還暫阻
盡把深誠綴作新
詩句幸有青鸞堪
密付良宵從此無
虛度兩意相歡朝
與暮爭奈郎鞭斷
指長安路最是動
入愁怨處離情盈
抱終無語

八傳不數月復遊於蒲至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栖又遣分飛去
洒翰贈言終不許援琴請盡如衷素
未成聲先怨慕忍淚凝情強作霓裳序彈
到離愁悽咽處弦腸俱斷梨花雨

九 停明且而張行
至珍重千萬

別後思君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
卻寫紅箋如淚卷細書方寸交伊看獨
寐良宵無計遣夢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
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煖人猶遠

十 滿一江為深念也

尺素西里重封袖一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
佩玉冰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
欲長回圓絲萬擊小竹上爛斑盡是相思淚物
會見即即人永棄心馳魂去神千里

十一 傳張生發其書於所
至載歌李集中

夢覺尚堂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眼
不為一勾人移步願為郎憔悴着郎見
翼不盡孤鳳怨路一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蒼

恨新怨那計遣情深何似俱情淺

又道遙于日僕鼓子詞生十日文章則

美夫意其後具道張之胡不復為

不始相以禮也情又是不能全之

也如是一口邊必善為文若迎言

余應之終止歲成而後已大抵

必靡之如止於歌其後已大抵

歌亦人必之常情古今之共語

也又况我如崔已他適而終

豈得已哉崔如崔已他適而終

以謝以求見情意蓋有未能

余因命此意復為一曲綴於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

只道新來銷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擲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馮準地

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定風波 倪

玩新圍一段春嬌雙文舊事誰省嫩柳池

塘淡黃楊柳想象當時景甚元郎恁薄幸

翻笑張生自媒聘人靜忍直教虛負拂墻
花影 悲歡夢境返竟香不煖黃金鼎把
西廂待月風流話本留與知嫌聽鳳鸞雛
妬妝鏡雨態雲情宛相並題贈伯勞歌好
更須吟詠

詩

張憲

玉釵斜澹髮雲鬆不是崔徽鏡裡容顰蹙
遠山增嫵媚眇澄秋水間纖穠影移紅樹
西廂月聲掩朱門午夜鍾猶似裁詩寄張

瑰麗情嬌態千萬重

詩

張著

立盡黃昏瘦莫支西廂朱戶半開時風生
花樹寒微動露滴瑤釵濕不知清思著人
凝望又柔情抱影欲眠遲可情最好今宵
景政恐風流負宿期

跋語

危素

元微之傳張崔事寫出心語說者以為微
之自叙辯之者亦既已明意當時必有此

說詞語宛然愁憂不平事因有不得已者
難為終始則崔不必負張張不必負崔微
之欲避其名而名已著張有其實而實自
出矣吾恐君子觀之不能自為戒謹也

詩

王賓

蒲東佳處在墻東杏子花開一樹紅珠箔
銀屏小香閣裏頭人卻怨春風
從嗔那敢去尋春初見翻疑夢裡人香在
衣裳妝在臂分明來到得相親

夜春時帶月行月斜濃
春到還逢夜不睡思量恨
貧住長安思見分行身何處
書裡千重意暗裡尋思
行雲一封

詩

謝道韞

香閣未曉已成妝
初抵深院靜
春溥微露濕
夜深心膽怯
欲嫌行處月明多

不褪香肌瘦不勝侍兒扶至因騰騰莫言
會春宵短猶勝前時
月淡星微夜漸分百年一事在遠蹤無端
何女類僅去香散
詩

詩

詩

花陰月影夜遲遲步入薰籠未敢窺
教入腸斷處不逢歡笑獨歸時
思意尋花倦已眠花叢醉抱繡帷前
夜月天輝信常娥下九天

嗔怒那知只暫時牡丹無雨自離披寺鐘
驚醒遊仙夢歛恨含啼欲怨誰
舊事縈心不暫移暗愁無語有誰知傳文
空解藏名姓漏泄春情在艷詩

詩

韓奕

同姓非真姓雙文是隱文當時兩相會只
恐別人聞
花送出墻枝潛吟待月詩香紅飄滿地不
是被風吹

花間一步地夜半到仙家驚顧非人世如
何月易斜

難會何輕別多情似薄情長安如日近悔
不便同行

去後書嘗寄重來見卻羞寺鍾驚曉夢廿
載記心頭

詩

新興結髮翠雲翹坐笑行顰總是嬌記得
西廂花氣外不勝春思月明宵

詞傳

張可

初見嬌面掩香羅意遲遲情便多臨行那

更轉秋波奈何相思縈翠娥月轉西廂

花弄影入寂靜佩解霞綃冷膩香紅正

濃匆匆夢驚蕭寺鍾

心園春

題像

張可

疑是芳姿是誰人扶上徽娘卷中恰金蟬

委蛇髮雲綠淺翠蛾出蘭眉黛香濃待月

應真迎風也似尊只欠墻花一樹紅千年

亭水流雲散僧舍蒲東而今鷺地相逢
消不似當年憔悴容正章臺春雨未絲楊
柳蜀江秋露初葉夫容一見魂消再看腸
斷方信春情屬化工元才子艷詞嬌傳空
賈雕蟲

沁園春

韓奕

伊昔蒲東惱入春色猶煩畫工想娉婷嬌
態楚宮煙柳嬋娟媚質灞岸霜容二八芳
姿一枝穠艷鎖不住深閨錦繡中西廂外

等閑蜂蝶才透簾櫳元郎後雅誰同獨
占斷巫山神女峯記一時歡會花濃寺靜
千年遺恨葉落山空薄倖流傳新聲描寫
展轉翻成鄭衛風高唐夢水流花謝寂寞
遺蹤

詩

錢紳

拂墻花影夜朦朧明月西州兩意同千古
風流猶未盡至今雲雨暗蒲東

詩

崔佑

殘妝在臂淚光寒香霧雲空月華明吟就
會真三十韻須知九子即張生

詩

長

嬌花紅處月團圓幾夜相思只著歡惆悵
不如西下月從他影去到長安

詩

亡名氏

偶來蕭寺寄行蹤一見多嬌怯病容從此
西廂留榻久不妨廢卻讀書功
瑤琴彈罷步回廊明月團團照粉牆吟得

好詩誰與和露華飄濕繡羅裳

粉牆東畔正春濃杏子花開一樹紅况是

月明三五夜祇疑仙子下瑤宮

雨情雲意兩和諧寶髻鬢鬢墜玉釵始識
此中消息好不辨夜夜到書齋

調笑令

亡名氏

春風戶外花蕭蕭綠窗繡屏阿母嬌白玉
郎君恃息力尊前心醉雙翠翹西廂月冷
濛花霧雲霞零落墻東樹此夜靈犀已暗

通玉環寄恨人何處
何處長安路不記墻東花拂樹瑤琴理罷
霓裳譜依舊月自風戶薄情年少如飛絮
夢逐雙環西去

鷓鴣天

亡名氏

花木深深短墻晚風斜月小迴廊臨風
有客吟團扇拜月無人見晚妝金雀鬢
藕絲棠小庭私語麝蘭香嬌鶯莫轉傷心
曲花底遊蜂正斷腸

書堂集

二首

瞿佑

好風快動拂簾栊西廂月射窗紗畫屏銀
燭影如如驚起樓鴉舊約已酬心素感
恨重整容華千金一刻漏聲賒此樂無涯
春閨歡會

聞鶯鴈南飛黃花銷地芳菲起携素
出羅幃粉淚頻揮雙托車停綺
對馬駐金鞍少留行

跋

君子之心恕嘗入人欺矣雖則可欺可欺
以其方也如造西廂人皆信張生事矣若
造五倫全備後人不殆信五倫哉誣人甚
矣余叅會真記傳奇辯與夫諸家詩說其元
積之避過張生之補過明矣行恕君子於
人誑以理之所有中擇而察之以追提其
理之真偽則世之造言生事揚人過彰人
惡之方雖欺之而終不入矣噫嘻不覺其

欺而易於信事者鑑哉

閔右負辭

會真辯錄終

夫文以載道非道者君子所不與
矧非道之尤者哉君子所不與而
君子猶為之深辯者豈方之雖可
欺而疑以傳疑亦為世道者慮也
會真之說辭君子以為唐元稹之
行事噫才如元子功業如元子顧
謂為此而將重誣邪蓋天地無全

入唐室多應鹿隱於獨者易欺成
於欲者易縱騁其才以憤一己之
私而不恤其後以遺千載之恨殊
不知言者心之聲行之實因其言
則是非可辯故一則曰以此考之
則為元子事二則曰以此考之則
真元子事事事之辯皆出於元子

君子自以元子為何如人也會真
記一出淫詞艷曲遂流而為西廂
記率天下於傷化敗俗元子亦不
知自至於此目將不瞑於地下矣
或又謂會真記之作為元子少年
一時事且觀其記中曰善於補過
果元子少年一時事當時遂知其

過而補之則其責亦可少逭也哉
古青別駕鉅儒

負公深為世道慮政通之暇因及
乎此遂致跋以開其疑仍序古諸
君子歌詞於左則元子事如指諸
掌而會真記顛末瞭然也因命瓊
蠅附卷尾不敢辭庸書此塞責

弘治癸亥孟夏三日

賜進士知臨朐縣事吳興蔣瓊書



西



